

周锐新作

出窍

出窍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

青年出版社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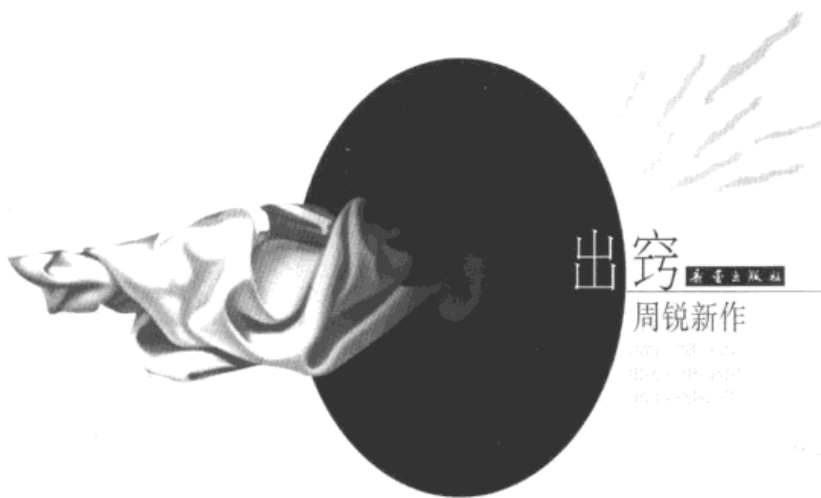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出窍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周锐新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窍—周锐新作/周锐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2.9
ISBN 7-5307-2791-5

I. 出…

II. 周…

III. 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724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om

地 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300020)

出 版 人:纪秀荣

电 话:总编办(022)27301675

发行部(022)27221133 27221150

传 真:(022)2730167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20 千字

印 张:5.75

版 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定 价:14.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河南路 47 号

电话:(022)27221133 邮编:300020

序

曹文轩

周锐新作

出窍

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认识周锐已许多年了。
他说他认识我的时候要更
早，那是他还在苏北插队的
时候。当时我们都是那地方

上的业

余作者。不过

我先他一步出

道，我是在台上煞

有介事地讲创作体会，

而他是在台下听我胡说。

他无由要与我打招呼，我也无

缘结识他，就错过了那次互相认

识的机会。我们还拍过一张集体照，

他说他至今还保留着，而我的那一张早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再次相见时，他

的童话创作已经红红火火、被许多出版社与刊

物牢牢盯住了。

看他这本新集子，总使我想起他这个人来。我记

得在一次晚会上，他将革命样板戏中的一段，分别用京

剧、淮剧、锡剧、沪剧、越剧等不同剧种的腔调轮番唱了一圈，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出窍——周锐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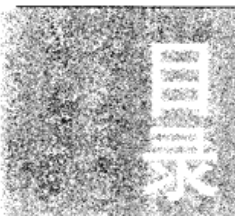


出窍

——周锐新作



1	手多手少
5	昨天的星星
8	栗子
12	手和手
16	苹果吃我
18	游泳证上的照片
21	钟表匠
26	麻雀和空调
30	树枝断裂声
34	我当皇帝
38	一念
42	出窍
48	飘渺的, 朦胧的
52	两个男孩儿
57	阿牙



月亮上找到你的笑·····	61
炒命——新《聊斋》·····	66
假的和真的·····	72
镜子·····	76
陶吧·····	80
雾·····	84
摇铃铛的绿手指·····	88
隐胎·····	94
一只蜗牛,两只蜗牛·····	101
黑羽毛·····	103
不会跑的兔子·····	105
信巴士·····	107
男孩远远·····	107
音乐家·····	109
导弹兵兼棋王·····	110
总统·····	112
A先生和B小姐·····	114
保险公司小开·····	116
为标准而烦恼的女孩儿·····	118
实习强盗·····	119
考古学家·····	121
梦游的朋友·····	123
黑底红字·····	128
拯救伶仃草·····	137
废城蜡烛·····	145
在等待中心·····	152
牙疼作家写的牙疼童话·····	157
B我消灭A我·····	160
重新生长(代后记)·····	172

手多手少

我读小学的时候，妈妈就常对我说：“要好好读书，才能考进好的中学；进了好的中学，才容易考上好的大学；从好的大学毕业，才会有好的工作。”我很努力地照妈妈说的做，好容易在好的大学拿到了文凭。可这时出了点儿意外，在这意外中我失去了一条手臂。

我去找好的工作，但好的工作不要我。

妈妈对我说：“在两只手的星球上，一只手的人会很困

难,很吃力。”

“那,”我问妈妈,“有没有一只手的星球?”

妈妈说:“好像有的。”

我想,在那个星球上,我不再比别人少一只手,我会得到好的工作了。

于是我去租了一艘飞船,带上好的大学给我的文凭,顺着妈妈指引的“好像”的方向,我朝独臂星出发了……

我终于到达了那颗美丽的星球。

但很快发现有点儿不对劲儿——“好像”不是独臂星,这儿的人们都长着三只手。

情况更糟糕了,我比别人要少两只手!

现在我只能做一件事,掏出手帕,大哭一场。

但这时我听见了哭声,竟被别人抢了先。一看,是位女郎。我就赶紧拿还没用过的手帕先帮女郎擦眼泪。

我问她:“你不比别人长得差,为什么哭?”

“不,”她说,“我就是比别人差,差三分之一呢。”

女郎背过身去。我这才看清,她只有两只手。三臂星人的第三只手都是长在背后的。

“因为……一次意外……”她伤心得泣不成声。

我安慰她:“我只剩一只手了,还没哭呢!”

她让我也转过身,看清我背后再没有手了,这才不好意思再哭了。

“可是,”她说,“本来我已经找到了好工作,就因为少了一只手,人家就不要我了。他们说,如果要了我,这对我那些三只手的同事来说就太不公平了。”

“别难过，”我帮她出主意，“我带你到我们星球去。你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吗？”

“有的。”

“那就没多大问题了。在我们那里，不会有人比你多一只手的，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名牌大学文凭的。”

女郎放心了。但她忽然又不放心，“那，你呢？”

“我？”

“你怎么办？只有一只手。”

我告诉她，等我把她送到我的星球，亲眼看她找到了一个好工作，我再去独臂星，找我的工作。“但独臂星不好找，没人知道它在哪儿。”

“我知道。”

是一艘刚降落的飞船里有人答话。

一位披着漂亮斗篷的女郎走出飞船。她说：“我就是从独臂星来的。”

那斗篷使我们看不见她的独臂。我问她：“你来这儿干什么？是得到消息来接我的吗？”

独臂女郎摇摇头：“我来这儿，是想找个好点儿的工作。”

“你——？！”我们立刻看呆了。

那女郎双肩一抖，斗篷“哗啦”落地。我们终于看清，她连一只手都没有。她的独臂也已失去。

“因为一次意外……”她平静地解释，接着用脚尖轻轻一勾、一踢，使那斗篷优美地飞起，又一张嘴稳稳噙住衣领，朝后一甩，斗篷便不偏不倚落回肩头。

我们再一次目瞪口呆。

等到眼珠又能转、舌头又能动，我打算问她有没有文凭，但想了想觉得不必问了。

那位从三只手变成两只手的女郎，对这从一只手变成没有手的女郎也很钦佩。她说：“你真有志气。”

“也许，”没有手的女郎说，“手越少的地方，志气就越多。”

1997. 5. 14 用左臂写于右臂瘫痪时



昨天的星星

我坐在草坪旁的秋千椅上看星星。我的脚在地上一蹭一蹭，把星星们摇得一晃一晃。

这么多星星。我忽然想，或许哪颗星上也有一个人，也坐在秋千椅上看星星，我住的地球和别的星星就在他眼里晃来晃去。

完全可能的。会有些跟地球一模一样的星球，住着跟地球人一模一样的外星人。当然也会有点儿不同，比方说发展

得快些慢些。我们已经到了1997年，他们呢，有的可能还在公元前用乌龟壳写字；有的可能只到三国那一段，正在火烧赤壁、三气周瑜；发展得快些的就在打鸦片战争了……

如果再往后一些，或许有个星球也跨进了20世纪，现在刚到60年代……如果它也有个亚洲，也有个中国，那么，就一定也会有个叫周锐的男孩儿正在念小学……

可以打星际电话的话，我会立刻跟他联系。我知道他这时家里还没装电话，只能打传呼电话。管传呼的大妈会问：你找谁？我就说找大饼店隔壁的周家伯伯的孙子。大妈还会问：你姓什么？我就说我姓周。

我会耐心地等着，等到他来接电话。我告诉他我是谁。他挺吃惊，说这实在太奇妙了。我问他爷爷是不是叫周永生，奶奶是不是叫陈风云？他说是的。我又问：他们在家吗？问这话时我心里一跳，我的爷爷奶奶早就去世了。但他说：在家，都在家。奶奶在剥毛豆，爷爷在给花浇水。我就劝他打完电话后去帮奶奶剥毛豆帮爷爷浇花。我说我现在很思念我的爷爷奶奶，很想让他们多一点快乐……我问他你们那里玩儿什么？他说：多了，刮香烟牌子、打弹子、斗鸡、官兵捉强盗……女孩子还翻绳、造房子、跳橡皮筋，“红花红花几月开”……我说一点儿不错，我小时候都玩儿过的，但现在差不多全失传了，只有游戏机。他问什么是游戏机，要我答应方便的话给他寄一个去，他只借给要好的同学玩儿。我便问他：班里的同学是48个吧？他说是的。我就一个一个背同学的绰号，背出36个，还有12个他给我补上……

轮到他问我了。他问我个子多高？我说一米八二，总算没

昨天的星星
昨天的星星
昨天的星星
昨天的星星
昨天的星星
昨天的星星

让他失望。他又问,但这次有点吞吞吐吐:你是不是跟××结婚了?我愣了愣。××是我从幼儿园时就一直喜欢着的女孩儿。但我不得不实话实说:没跟她结婚,结婚这种事实不能凭小时候的想象……不过,我又安慰他:也许这件事你跟我不能完全一样,用不着过早烦恼。他再问我什么?对了,他该问我干什么工作了。我就叫他猜。他根据自己的爱好先猜画家。不对。京剧演员?也不对。乒乓球运动员?也不对。哼,他赌气了:拾垃圾的?!我笑了,我告诉他,我在农村干的那些活儿要比拾垃圾的苦得多,脏得多。他的脸大概立刻变了色:这么说,我将来要做个农民了?我说,以后我还会穿着救生衣拖着缆绳像个猴子似的从船上跳到岸上……他说,那我还要当水手?我说,也许你还会当作家。他说,这下舒服了,作家就是“坐家”嘛。我说,作家也不是好当的,我写啊写啊的都写出病了。他问什么病。我说这叫“颈椎2、3节椎间盘突出压迫中枢神经”,现在我要出汗的时候,左边脑门儿挂满汗珠儿,右边却滑溜溜的一滴也没有,“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他说这倒挺好玩儿。我怕吓着他,没告诉他我右手瘫痪只好用左手打电脑,左脚虽然能动,但浸在滚水里没感觉……

是不知趣的蚊子打断了我们的星际交谈。

离开星空下的秋千椅时,我忽然想到:在地球的那些兄弟姐妹中,应该也有发展得比地球快的,比如说有一颗已经到了2033年,那上面该有个80岁的老周锐,我要不要也找他谈谈呢?

这次我的兴趣不那么浓了。别浪费时间啦,赶快回到桌前用左手打我的电脑吧。

爷爷已经微笑着不能回答了。